

A
Collection
of
Crime
Stories

吉田修一

犯罪

小说
集

Shunichi Yoshida

吉田修一

夏殷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海外借

犯罪小说集

〔日〕吉田修一——著
夏殷——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ry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A Collection of
Crime Storie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犯罪小说集/(日)吉田修一著;夏殷译.-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5321-6742-5

I. ①犯… II. ①吉… ②夏… III. ①犯罪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
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1886号

HANZAI SHOSETSU SHU

©Shuichi Yoshida 2016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6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

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3017-1040 号

发行人: 陈征

责任编辑: 田肖霞

装帧设计: 山川 @ Gabryl Duke Workshop

书名: 犯罪小说集

作者: (日)吉田修一

译者: 夏殷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刷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90×1240 1/32

印张: 9.5

插页: 2

字数: 204,000

印次: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742-5/I.5382

定价: 45.00元

告读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37910000

目
录

青田 Y 字路
1

曼珠姬午睡
73

百家乐饿鬼
133

万屋善次郎
189

白球白蛇传
243

青田 Y 字路

A Collection of
Crime Stories

* 章节名的含义是绿色稻田里的 Y 字形路口，为保持全书标题长度一致，此处不作意译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渐入盛夏，稻田里绿意盎然。田间的灌溉渠水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，愈发清澈透明。风吹稻秧，掀起一片稻浪。

田园风景中延伸出一条笔直的公路，铺着沙石的道路在阳光下闪烁着白色的光芒。被这灼眼的光芒吸引着迈步前行，随即来到一个 Y 字路口。一棵巨大的杉树立在路边。

往右走，是茂密幽暗的杉树林。朝左走，是一片荒废的住宅基地，那一带原本将山林农地改造，计划建成住宅区，却在泡沫经济破灭后被置之不理。

立于 Y 字路口的是一棵树龄过百的老杉，树干漆黑粗壮，在连日炽热的骄阳下，将它深沉的影子落在地面上。

喂，说话呀，臭婆娘！哑巴啦！

这时，从某处传来叫喊声。

声音来自不远处的中前神社院内。今天刚巧是“夏越祭”^[1]的最后一日，狭窄的参拜道上挤满了贩售炒面、烤紫菜年糕、鸡蛋仔等小吃的各式摊子，嘈杂喧闹。参拜者们滴落的汗水与食物中的酱汁、酱油、白糖混杂在一起。

[1] 夏季六月份举行的祭祀庆典，驱除半年来的厄运。

院内深处阴凉的石板路上，正展开惯例的古董集市，沿路摆着旧衣物、陶瓷器，还有一些杂货。叫喊声就是从那边传来的。

你们瞎了狗眼吗？这能是路易威登？这他妈是香奈儿？

院内更深处远离嘈杂的竹林里，停了一辆白色面包车。后部车盖打开，后备箱里摆放着成排的假名牌。

当地小混混态度恶劣地大声叱骂一个中年女人，她好像就是兜售那些仿冒品的老板娘。不知是因为男人骂声太大，蝉鸣才更加嘹亮；还是因为蝉噪，男人才骂得愈响。

男人剃着光头，后脑勺上的刺青是一条锦鲤。鱼尾朝着鱼头的方向翘起来。男人满头大汗青筋暴起，每当他大吼，那尾鲤鱼就好似灵活地跳来跳去一般。

刚才还在挑选假名牌的顾客们，此刻都聚集在远处注视着这边的骚乱。他们中不乏有人回头张望，希望有谁能快点过来控制局面；却没有一个人主动挺身而出。

“在这摆摊儿，得到许可了吗？从哪儿钻进来的？”

小混混粗鲁地推了一下中年女人的头，女人被汗水沾湿的头发沉重地贴在头皮上。男人一把抓起她的头发用力拉扯，几乎要把头发揪下来。女人疼得面部扭曲。

“知道了……我知道了！”

她嘴里道歉，语调却带着怒气，口音不像日本人。

这语调更加激怒了男人，“哈？”

男人毫不留情地扇了女人一耳光，对着下巴又是一巴掌，揪住她的耳朵，似乎要用自己厚重的手掌将女人低低的鼻梁碾塌。

每受一击，女人口中就发出唾液翻腾的声响。

围在远处观看的人群目睹这一幕之后，纷纷逃离现场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年轻男子从白色面包车后战战兢兢地走了过来。但他无力阻止这一切。

男子是中年女人的独生子，名叫中村豪士。一张娃娃脸，看上去像个高中生，其实今年已经二十五岁了。

“干吗？”小混混朝豪士吼道。

豪士立刻后退几步。小混混紧逼上前，一只手仍抓着女人的头发，另一只手抓起豪士的衣领。

豪士紧缩成一团，稍有点内八字的双腿微微发抖。

“……请住手。”

古董集市离这里不过十几米，却异常遥远。豪士求救的声音似沉入水底，无法抵达那喧闹之处。

为了救儿子，母亲猛地抓住小混混的手臂。豪士趁机逃开，脚步凌乱地踩过卵石地，踢着枯草，一溜烟地朝古董集市主办方的白色帐篷跑去。

在帐篷中手拿罐装啤酒谈笑着的主办人们，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突然冲进来的豪士。他浑身是汗，就像被雨水打湿了一样。

“对……对……对不起！”

豪士从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。

“……对不起！请快去救人！”

主办方负责人藤木五郎吓了一跳。哪儿有人受伤了，还是有人打架？比起思考这些，他最先想到的是：“啊，这孩子会说话呀！”

还记得年幼的豪士是跟着母亲——日本名叫洋子吧——来到古董集市的。那个在母亲身边独自玩耍的乖巧孩子，不知不觉也长这么大了，最近还开始帮忙母亲搬运及管理商品。

他母亲人缘好，与客人和主办方的联络等，都由她一手操办。但毕竟他们母子卖的是假货，再怎么招揽客人，作为主办方来说，都不便对他们表示欢迎。这么说来，将近二十年了，几乎每周都会与他们二人碰面，五郎却没有和那个孩子说过话。

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什么事，五郎竟误以为豪士是不会说话的。毕竟作为晚辈不擅与自己这些长辈们交流或许亦属正常，但就连在古董集市里帮忙的其他年轻人，豪士也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。

眼前的豪士浑身颤抖，主办人们终于站起身来。

“小伙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五郎向院内深处的竹林望去，只见一个中年男人像打狗一样在殴打豪士的母亲，女人跪在地上哀声求饶。

五郎不禁哑舌。

虽然不欢迎小混混来闹场，但作为主办方，名义上也不便为贩售假名牌的商贩出头。明知自己必须出面阻止，却迈不开沉重的脚步。

泪水充满了豪士的眼眶，他无助地等待着仍旧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五郎他们。此刻，只有他一个人干着急，那焦躁的神情像无言地呼喊：“再不快去救人，母亲就要被打死了。”

五郎他们不情愿地朝事发现场走去。或许是因为喝了啤酒的缘故，才走了几步，汗水就一下子冒了出来。

强烈的阳光下，五郎等人悠哉游哉地走到竹林的阴影下。林间吹过习习凉风。

“好啦，好啦。”

五郎插到两人中间开始劝架。

小混混内心似乎也在等待五郎他们的到来，顺从地放开了女人的头发。

男人力道一定很大，他松手后，女人湿漉漉的头发依然翘起，头皮上渗出了血渍。

“真是的……”跟在众人后头走过来的五郎的妻子朝子看到血迹，一脸不耐烦地说道。她扯下搭在自己脖子上的毛巾，压住女人流血的头部。

伤口似乎异常疼痛，女人发出低沉的呻吟。

“我说，这位兄弟，这位妹子，咱儿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。把警察招来了就不好收拾了。”

五郎对二人说道，分不清他在劝哪方。

小混混吐了一口唾沫，冒泡的唾沫似乎散发着恶臭。五郎不由得后退几步。

五郎见过这个小混混。据说他之前在杉尾组混得不错，但杉尾组解散后，他也没有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，时常在当地小酒馆里吹嘘已有别的组织要招他入会。然而事实上，如今这个年代，势力强大的黑社会组织只剩几个。他无非是靠着低保在维持生活。想必今天他也是无事可做到集市消遣时间，看到庆典热闹喧杂，回忆起自己耀武扬威的过去，便向卖假名牌的女人收起了保护费。

但是，女人当然没有义务交保护费给小混混。话虽如此，如果五郎这时候站出来为这母子俩出头的话，就等于允许贩售假货。

“啊呀，兄弟。”

五郎拍了一下小混混的肩膀，说道。

即便只是轻触一下对方的肩膀，五郎也透露出一股气场，让对方瞬间猜到他以前也是个江湖商人。

“今天就算卖我这个老爷子一个面子，别跟他们较真儿。当然，也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。这妹子做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倒也是个明白事理的人……是吧，妹子。”

五郎转向女人，语气温和地说道。

“我，钱，没有……有，包。包给你。成吗？”女人商量道。她平时日语说得流利，现在却因恐惧而嘴唇发抖，话语变得凌乱。

小混混眼睛滴溜溜地打量着后备箱里的假货，盘算能换多少钱。

“一个两个的可别想打发我。这些假货，卖了也没几个钱！”

五郎安抚他说，拿去送给经常光顾的小酒馆里的那些女孩子，她们肯定会高兴。男人似乎觉得不坏。

不知跑去哪儿的豪士这时突然出现，在母亲身旁蹲下，将湿毛巾敷在她肿胀的脸上。原来他刚才去为受伤的母亲浸湿了毛巾。

五郎的妻子朝子站起身来，对五郎轻声嘱咐道：“总之，你先把他们带过去，我过一会儿就拿几个包过去。”

“好。”五郎点头。

“啊呀，兄弟，先消消气，我们到那边去喝杯冰啤再说。”五郎推了推男人的后背。

男人们离开后，朝子对受伤的女人说道：“大姐，没事吧？撑不住的话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”

“没事儿，对不起，让您担心了。”

“喂，小伙子，对面急救站的帐篷里有冰块，你去取一些过来，就说是藤木的太太让你去的。你妈的脸，得赶紧冰敷一下才行。”

豪士听到朝子吩咐，顺从地去取冰块。白色面包车旁放着看店人坐的折叠椅，朝子让女人先坐在那儿。

这片背阴处凉风习习，但也有很多蚊子。有一只蚊子停在朝子的手臂上，她迅速将蚊子拍死。丰腴白净的手臂上留下了红色的血迹，不知是谁的血。

“大姐，你们现在还住水无^[1]的町营小区里吗？”朝子挠了挠手臂，说道。

“是的……啊，不是，现在我儿子一个人住在那里。”女人回答。她的目光追逐着去取冰块的儿子的身影。

虽说是町营小区，但也就排列着几栋老旧的平房。房子大多无人居住，路过房门口，生锈的液化石油气罐映入眼帘，格外醒目。

“那大姐现在住哪儿？”

[1] 町名，位于栃木县日光市。

“我，现在，住新里^[1]的公寓那儿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不，和丈夫一起。”

“噢，大姐你再婚了？”

“证还没领……”

听到女人这么说，朝子突然想起来是有这么一件事。

五郎的那些旧相识里，有一个叫菅原的男人。年轻时到东京学习厨艺，结果没有出师就返回故乡，打日工维持生活，很快便迷上了赌博醉酒。

幸好，当时他从去世的父母那里继承了站前的停车场。不时向别人吹嘘：“一个车位五千日元，共九个车位。我每个月只要有这笔收入，就饿不死。”日工也不去打了，大白天就在街上无所事事地晃悠。脸色一看就是肝不好。

五郎说过，大概两三年前，这个菅原好像和哪里的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了。

有一次，五郎偶然在小酒馆里遇到了菅原。

“那个女人是冲着我的财产才跟了我的。”菅原说道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。

“就你那芝麻点儿大的停车场，还能叫财产呢。”五郎拍了一下他的头，说道。

菅原就此陷入了沉默，不甘心地继续喝酒。

那个和菅原同居的女人，就是眼前这位大姐。朝子是什么时

[1] 町名，位于栃木县宇都宫市。

候因什么事情得知此事的，她已经想不起来了……

又有一只蚊子停在朝子白皙的手臂上，她伸手去拍却没有拍着，肌肤上留下了掌痕。

“我这个老太婆啊，现在也只有蚊子会来招惹了，真讨厌。”

朝子笑着说道。女人抬起头来。

“这个，给您。”女人从围裙口袋中取出一个小小的喷雾瓶。

“什么呀？”

“驱蚊喷雾。”

“咦？你自己做的？”

“药店的喷雾，我儿子喷了会过敏发痒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朝子一点也不客气地接过喷雾瓶，喷在自己的两只手臂上。驱蚊液散发出好闻的香味。

“啊呀，好香啊。”

“加了柠檬草精油。”

“难怪这么香，真好闻。假包包什么的趁早别卖了，卖这个多好。”

朝子开玩笑地说道。女人脸上也终于浮现出笑容。

就在这时，她看到儿子从喧闹的古董集市那边走过来。豪士手里拎着超市的塑料袋，袋子里装着冰块，向外冒着白腾腾的雾气。

“那小伙子，现在只是帮着你卖卖包吗？”朝子问道。

“之前打过工，但很快就辞了。”

“什么工？”

“看护。”

儿子回到母亲身边，咚的一声把冰袋放在脚边，从母亲手中接过毛巾，抓起一把冰块裹在毛巾里。

他的手指修长漂亮，和五郎他们的不同，是一双没有干过粗活的男人的手。

朝子不由自主地注视起他的侧脸。

明亮的眸子，眼神清澈。望着那闪闪发亮的眼睛，就好像看见了这个季节稻田里的一汪清水。

“对了，今天有个外国女人在神社院内的角落里偷偷地卖袜子，还带着一个小男孩。你听说了什么吗？”

忘了是什么时候，五郎晚饭喝酒时，跟自己提起了这件事。

现在想来，那个外国女人就是眼前这位大姐，那个小男孩如今也长这么大了，那应该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。据说，这个女人当时刚和水无地区种葱的农民离婚。虽然不清楚她的国籍，但看上去像中国人，而她那晒得黝黑的皮肤看起来也像是菲律宾一带的东南亚人。可是五官长得又极像日本人。总之，这个女人嫁给了种葱的农民，来到日本生活。结婚两年后，夫妻关系就破裂了。女人之前结过一次婚，还有一个儿子，来日本时把儿子留在祖国老家了。这次离婚后，她把儿子接了过来，送入这边的小学上学。

长大成人的那个男孩，如今就站在朝子眼前。他好像听明白了刚刚小混混和五郎的对话，正从后备箱的商品当中挑选要交给小混混的皮包。

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朝子同情地想，好好的一个年轻人，竟然

只能靠帮母亲卖假货为生……

“大姐，这个包，一个能卖多少钱？”朝子问道。

“这个小，八千左右。”洋子回答道。

“进货多少钱？”

“差不多是现价的八五折。”

“就是说，就算能卖出去，也不过赚个一千多日元？”

“还要扣掉运费，更少点呢。”

豪士在一旁侧耳听着两人的对话，挑拣出三个包给母亲确认。

朝子重复感叹道：那个小男孩不知不觉间都长这么大了。明明在近旁感受到他们母子二人的存在，我们却鲜少主动跟他们交流，就这样生活了近二十年。

“喂，小伙子，你不想找一份正经工作吗？”

回过神来时，朝子已经问出了这个问题。

“……你还年轻，想找事做的话，能干活的地方很多。如果你愿意，我让老头子帮你介绍。”

豪士把皮包装进小小的纸箱里，听到朝子这么说，吃惊地回过头来。他并没有看向朝子，而是将目光投向母亲。

母子二人并没有拜托朝子说“请一定帮忙介绍”，朝子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活儿可以介绍给豪士。但不知为何，她顿时心情舒畅起来，似乎自己已经让母子二人获得了幸福。

太阳西斜，庙会结束，游兴未尽的少男少女们仍旧三五成群地徘徊在院内。